

哥谭恶魔的前世今生

□ 撰稿 | 西风独自凉

如果你以为人类已经浅薄到只喜欢精致、华丽的爆米花大片可就大错特错了，《寄生虫》《小丑》以阶层对立、贫富差距为背景，一部比一部压抑、黑暗，但却口碑爆棚、票房大卖。

《小丑》左右开弓，搞了半天，家暴才是罪恶之源。太阳底下无新事，剧情老套不是问题，问题是能否用镜头讲出新意。在有限的缝隙中，《小丑》为那些被主流精英忽视的失败者、边缘人呐喊，契合法国、希腊、玻利维亚、委内瑞拉、厄瓜多尔等多地情势，以6000万的制作成本全球狂揽10亿美刀，成为多年来罕见的现象级文艺片。

《小丑》中的母亲总是告诉儿子，一定要强装笑脸，你的使命就是给世界带来欢笑。小丑很有孝心，与母亲跳舞、为母亲洗澡。得知母亲放任男友虐待儿时的自己，还要强迫他笑对世界，小丑最后的慰藉轰然坍塌，发出渗人的惨笑。由于母亲的愚弄，小丑的情绪反应与现实严重错位，他的笑比哭还令人难受——这样的母亲，代表问题家庭，也象征病态社会，自欺欺人，最终自食其果。

最终，小丑捂死卧床不起的母亲，是安乐死，还是与不堪回首的过去作一个血腥的告别？

丑陋的政客、环境，用枪对准脑袋的手势，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，致敬《出租车司机》（1976）。《喜剧之王》（1982）脱口秀菜鸟绑架著名的谐星；小丑就不同了，干掉拿自己开涮的主持人，还要再补一枪：播放我出糗的录像，请我上节目，无非是想看我出丑，你不善良！

寻找问题的根源，并非为小丑辩护。朝不保夕的工作和生活，向上走总是很难；向下走容易多了，尽情起舞，越堕落越快乐。《纽约时报》《时代》《华尔街日报》有足够的理由给《小丑》打低分，因为自由派媒体就是问题



的一部分。

被小流氓打，被华尔街精英打，前者是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，后者是为富不仁的现实。做鬼脸让小孩开心，被无理训斥，欲哭无泪，长笑当哭……精英怒斥底层：“除非他们改过自新，要不然我们这些白手起家的成功人士，会永远把游手好闲的废物当成没用的小丑。”

前同事伪君子 and 侏儒盖瑞光临寒舍，刺杀伪君子的段落自然而又突然，腥风血雨之后冷幽默和温情不期而至，艺术水平很高。

二手玫瑰乐队有一首著名的《因为所以》：“因为那个聪明，我游手好闲；因为那个漂亮，我自然而然；因为那个爱情，我臭名昭著；因为善良——”急转直下，充满自豪：“我虎口脱险！”对啊，俺虎口脱险，您为啥就挂了呢？小丑知道好歹：“盖瑞，你是唯一对我好的人，快走吧。”

大智若愚，任何人在任何时代，善良都是最柔软的盔甲，否则人类文明就无法发展到今天。好人不一定有好报，好人也不一定是图好报，而是只有与人为善才能让好人舒坦、快乐。

小丑一直都在强颜欢笑，片尾终于笑得灿烂、开心：妈妈，我做到了！为人们带来欢笑，世界之巅！尽管是另一个舞台，一个更大更疯狂的舞台。

总体而言，影片呈现恶之根源，而不是将恶行合理化。

在父母的血泊中，蝙蝠侠即将崛起。

没有自由，人类一无所有；缺少公平，社会不得安宁。

为了找到平衡点，人类社会博弈了数千年，《小丑》无法也不可能给出答案，在娱乐至死的时代，能促使我们思考已善莫大焉。☑

